



晒进柿饼里的乡愁

■ 李树坤（山东）

邻居家有两棵柿子树。当深秋的寒霜降临时，柿树上的叶子渐渐飘落，枝头的柿子却愈发红艳。在萧瑟的秋风中，那些火红的柿子依然倔强地挂在枝头，成为秋天最后一道亮丽的风景。仰望枝头的柿子，眼中满是欢喜。此时，我想起了宋代杨万里《谢赵行之惠霜柿》里的两句诗：“冻于千颗蜜，尚带一林霜。”

看着这深秋寒霜中依然俏立枝头的火红柿子，我忽然明白了柿子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大概不仅因为它的美味，更因为“柿”与“事”和“世”谐音。自古以来，人们便将诸多喜庆吉祥的内涵融入其中，一声声“万事如意”和“事事平安”，饱含着人们美好的祝福。画家张大千也对柿树情有独钟。他移居巴西后，种了许多柿子树，并将其命名为“八德园”。其中“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滑，可以临书”是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里的“七绝”。后来，张大千在医书中发现，用柿叶煎水饮用有助于消化，且可治疗胃病，于是再添一德，便成了“八德”。在一个艺术画展上，我看到一幅画，画面上是两颗柿子和一棵青头大白菜，题款为“世世清白”，观赏起来也颇具寓意。

有一年秋天，我去沂蒙红色基地参观学习。来到当年红嫂所在的山村，看见石屋前的院子里有许多柿子树。当时已是深秋时节，树上的叶子大部分落光了，在阳光下，挂在枝头的柿子格外耀眼。火红柿子随风摇摆，远远望去，像一个个红色灯笼，十分好看，本想采摘几个带回来，转念一想，或许这些柿子代表着山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守望，留在树上供游人观赏，甚是美哉。

情系故乡疏口古村

■ 吴新华（广西）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唐代诗人贺知章笔下描写的漂泊游子回到故乡的亲切感，我感同身受。自从2008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回家乡的次数和时间屈指可数，加上年龄逐渐增长，我对家乡的依恋之情愈发深刻。

在我心中，疏口古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标识，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我童年记忆、少年成长的载体，也是我灵魂深处永不褪色的画卷和心中永远的牵挂。每当提起疏口，心中自然涌起一股温柔的记忆，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瞬间在脑海中一遍遍闪过，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硕果，更是对故乡无法割舍的情怀和眷恋。

疏口古村是我的故乡，是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的一个充满水韵诗意和人文历史的钟灵毓秀之地。这里群山环抱，良田美景，古木参天，清溪遍布。村内最大的特点是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有桥，有桥必有亭，有亭必有门楼，有门楼必有书院，而且还有十八条石板巷道，纵向串连起各家各户，有“九岭十八巷，巷巷透山上”之说。如此一来，构成了古村一道独特静谧的风景，因此也被后人称为“书山垂荫，文庄公里”。疏口村2014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1月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古村里，古朴的石板路、飞檐黛瓦的明清古建筑、清澈安静的池塘水，每一处都仿佛在与历史对话，都藏着说不尽的故事。春天，古村周围的格桑花遍地盛开，粉嫩的淡粉色花瓣随风摇曳，绽放着生活诗意之美；夏天，草木蔓发，绿树成荫，蝉鸣声声，为这古老的小村庄增添了勃勃生机；秋天，金黄色的稻田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壮美的秋日田园画卷；冬天，则是雪花飘落、万物闭藏

如今又到了深秋，邻居家的柿子又红透了。采摘后的柿子从来不拿集市上去卖，大都送给了邻里分享。前几年，因母亲血糖偏高，不再食用新鲜柿子，便晒成柿饼保存。一颗颗硬硬湿湿的柿子，削去皮后晒在院子里，金黄的阳光洒在红彤彤的柿子上，仿佛为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外衣。柿子静静地享受着阳光的抚摸，散发出淡淡的甜香。那些日子里，整个院子都弥漫着柿子的芬芳。

赶上阳光好的时候，十几天过后，柿子表面就会结出一层白色粉粒，这便是糖衣，也叫柿霜。这是柿子在干燥过程中，内部的糖分渗出，在表皮天然形成的结晶。有人说这些白霜不能吃，也有人说这是柿子分泌出来的糖分。后来，我专门查过资料，中医认为，柿霜味甘，性平，有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的功效。据传，北宋诗人苏轼就曾用柿霜治疗过自己的糖尿病，并留下了“色胜金衣美，甘逾玉液清”的佳句赞美柿饼。柿饼营养丰富，含有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柿饼还有中药保健作用，能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不过，柿饼虽好，却不可多食。柿饼中含有大量鞣酸，食用过多可能会加重胃肠负担，引起不适。

回到故乡，母亲拿出晒好的柿饼给我们品尝。我捧起那枚柿饼，轻轻一咬，甘冽的糖霜便在舌尖化开——那是故乡的霜，是母亲用阳光与指温一点点焐热的霜。甜味上来，恍惚间我又站在老屋的炊烟里，听见石磨吱呀、鸡鸣悠远，看见童年时的自己攀在柿树杈上，把一整个秋天晃得通红。原来所谓乡愁，不过是母亲把故土的所有颜色与气息，都悄悄封存在这一枚小小的柿饼里；无论我走多远，只要舌尖触到这一抹甜，心便会循着味道，回到枝头的红灯笼下，回到她温暖的掌心。

的世界，宁静而祥和。行走在古村的大街小巷里，脚下的石板路经过无数车轮的辗轧和商贸行人的通行，石板中间刻印出深深的车辙，石板表面变得光滑如镜，那是深深的历史记忆。两旁的老房子虽然历经风雨侵蚀，但依然鳞次栉比地屹立着，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村中有古樟数株，其中一株坐落在村中三百余年，树高二十米有余，树根露出土面长十余米，冠幅达三四十米。此树虽饱经风霜，仍枝叶繁盛、四季常青，默默地守护着古村一代又一代的乡亲父老。

疏口古村不仅以其自然风光著称，更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遐迩。

千百年来，疏口村人才辈出，其事迹均已载入史册，还留下了天官第、司马第、明经第、大夫第、节孝坊和贤祠、增祠两座大祠堂等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及每年农历八月初十庙会的文化习俗。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天官第。这是一座三堂直进的住宅建筑，高大宽敞，非一般明清建筑可比。此屋坐东朝西，高约六米，有正房十间，厢房四间，两个天井，采光充足；堂心宽达七米，正房宽三米多；正屋西边的附属建筑则较低矮，为当年奴婢、厨子、轿夫等人员居住之地；厨房外还有水井一口，其外墙上设有水槽二个，方便日常取水。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天官第住宅建筑作为当时公社及食堂，是村里谋划全村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村中的大事小情都是在这里进行决策或解决，也是供应全村群众按工分领取伙食的重要场所，承载了一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深刻记忆……

踏遍千山万水，我仍要回到疏口古村——把一路的风霜与荣光，都种回那片生我的土壤；让灯塔的光落入泥土，长成新的稻浪与炊烟，从此故乡不只是身后的远方，更是我亲手点亮的、永远向前的远方。

霜降赣南秋已深

■ 王彬权（江西）

深秋的赣南，碧空如洗，湛蓝的底色，挂着形态各异淡淡的白云，高远而辽阔，俨然一幅淡墨山水画，又宛如一位害羞的少女，步态轻盈，翩然而至。霜降，便是这深秋的韵脚。

霜降时节，天气并未有北方的丝丝寒意，早晚有风拂过，凉凉的透进肌肤。远处的山峦间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非霜非露，悬停在半空里，好似大地轻轻呼出的一口凉气，凝结在那里。

三春不赶一秋忙，赣南有农谚云：霜降前降霜，挑米如挑糠；霜降后降霜，稻谷打满仓。在赣南，霜降时节正是秋收、秋种、秋管的大忙季节，赣南广阔的田野，风里裹着稻香，遍地田野是一片沉甸甸的金黄，稻穗都谦卑地低垂着饱满的头，密密匝匝地紧挨着，汇成一片无边的大海。打谷机、收割机轰隆隆奏响田野最欢快的乐章，金黄的谷粒便暴雨般噼里啪啦地脱落，跳进箩筐里，很快便堆起一座小小的金山。

霜降一过，正是赣南红薯收获的季节，红薯大多种植在丘陵坡地上。晨雾还没散尽，露珠湿了农人的裤脚，薯藤弯曲着，像大地泛黄的脉络，随着镰刀唰唰割断泛黄的薯藤，深褐色的土壤便显露出来。挥起锄头向下挖，然后向上一撬，一连串红薯大大小小破土而出。刚离土的

■ 孙福攀（北京）

老家院子里有一棵山植树，立在南墙根下，粗粝的树皮是岁月写下的隶书，枝干虬曲着，向四方伸张开去，撑出一片蓊郁的浓荫。春夏之日，它的存在并不十分惹眼，混在那一片碧沉沉的海棠与石榴中间，只是静静地绿着。可一到秋天，仿佛一位朴拙的艺人，忽然抖开了他珍藏一季的锦缎，满树的红宝石便哗啦啦地滚了出来，亮得灼眼，红得惊心。

那是一种怎样的红色呢？不像牡丹那般雍容，也不似榴花那般炽烈。它的红，是内敛的、沉静的，却又带着一股子乡野的、不管不顾的烂漫。一颗颗，一簇簇，缀在开始泛黄疏落的叶子间，像无数盏小小的、红纱糊就的灯笼，在爽朗的秋风里，轻轻地、悄悄地摇曳。阳光好的时候，那光便从枝叶的缝隙里筛下来，照在果实上，竟有一种半透明的质感，仿佛能看见里面甜酸交织的汁液，在薄薄的果皮底下，不安分地流动着。凑近了闻，能嗅到一丝极清冽的甜香，不腻人，只淡淡地萦绕在鼻尖，像一句无声的邀约。

这邀约，最先响应的，总是那些麻雀。它们成群飞来，在枝叶间跳跃喧嚷，像一群不懂事的顽童，专拣那最红最饱满的果子啄食。被它们啄破的山楂，流出些许晶莹的浆汁，在秋阳下像一滴凝固了的泪。我们这些孩子，是断然容不

■ 郝兴燕（湖南）

那坊子，早已不在了。它只固执地、氤氲地活在我的记忆里，像一盘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磨，沉沉地压在心上，一转，便流淌出乳白色的流布。我想，我该去寻它了，不是用脚，而是用笔，在这文字的方寸之间，为它重建一座永不坍塌的豆腐坊。

记忆的门，是被一缕豆腥气“吱呀”一声推开的。那气味，不是如今菜市场里那股单薄生硬的味道，它是丰腴的，带着土地的温度和晨露的清涼，从爷爷那间被烟火熏得微黑的老屋里弥散出来，缠绕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丫。于是，整条青石板小巷，便都在这种气味的醒来了。

坊里的主角，是爷爷，也是那盘沉默的石磨。爷爷是不爱说话的，仿佛他的话，都让那石磨给磨碎了，化进了豆浆里。天还墨黑着，他便起身了。那石磨，是他另一个沉默的兄弟，敦实地坐在屋中央。爷爷将泡得饱胀，亮如珠玉的豆子，一勺勺喂进磨眼，那动作，轻柔得像是在给一个贪嘴的婴孩喂食。然后，他便推动磨杠，一圈，又一圈。那“嗡嗡”的声响，不是嘶吼，而是低吟，是大地胸腔里发出的鼾声。乳黄的浆汁，便从两扇磨盘契合的缝隙里，羞怯地、绵绵不绝地渗出来，沿着磨槽，流进底下那只木桶里，像一道恬静的、小小的瀑布。

红薯透着湿润的光泽，紫红的外皮上布满了细密的纹路，那是大地母亲留下的胎记。

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赣南的脐橙此时正由青转黄，累累果实压弯了枝头，远远望去一如金色的繁星挂满山峦。果农浇完最后一轮水，试着用手指轻轻按压橙皮，测试果实的成熟度，他们脸上写满幸福的憧憬，眼中闪烁锱亮的光芒，估算今年收成的算盘心中拨弄得噼里啪啦响。

登高望远，原是雅事，霜降时节登高不仅是一种行动，更是一种心境。唐代诗人元稹在《霜降九月中》咏道“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杜牧登高而叹“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王维登高则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感。深秋赣南的山野开始躁动起来，山间的枫叶渐渐转红，有的则绿中带黄、黄中透红，像是未出阁的姑娘见了生人，脸颊瞬间升起两朵云霞；大多数树木只是由绿转黄，山色变得深沉，不再是夏日那般单一的青，而是绿黄相间的色调，色彩层次极为丰富，远远望去，如同长寿老人额头的皱纹，藏着许多沧桑岁月中的故事。

这时也是银杏尽情展露每年最美颜色的时候，尤其是靠近粤北地区的几处近千岁的古银杏，每天游人如织，层层叠叠的扇叶边缘已染上酣畅的橙黄，阳光穿过繁密的叶子，斑驳陆离，像一片片半透明的金镶玉。偶尔风起，便见那

故园山楂红

得它们这般放肆的。寻一根长竹竿，仰着头，踮着脚，在那密密的枝叶间一阵扑打。竿子落到树上，发出“噗噗”的闷响，熟透了的山楂便再立不住脚，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是一场红艳艳的、带着酸甜味儿的雨。我们便在树下笑着、叫着，争着去捡拾，衣兜里，帽子里，都装得鼓鼓囊囊。那新落下的果子，捧在手里凉沁沁的，带着秋露的润意。

捡回来的山楂，是祖母的宝贝。她坐在院中的小凳上，打一盆清亮的井水，一颗一颗地细细搓洗。她那布满老茧的、枯瘦的手指，在那一盆玛瑙红里翻抹着，构成一幅极安详的画面。洗净的山楂，一部分被祖母用白糖水熬煮，做成山楂酱；另一部分，则用线绳一颗颗穿起来，编成一条条长长的、红艳艳的珠串，挂在屋檐下晾晒。老屋的廊下，便悬着一道道流动红色瀑布，空气里终日弥漫着那股子让人口舌生津的酸味儿。

年岁渐长，离那棵老树也越来越远。在都市的水泥森林里，秋天往往只是一阵凉风、几片落叶，仓促得来不及品味。偶尔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包装精美的山楂糕、山楂片，买来一尝，那味道却总是单薄的，只有直愣愣的甜，或突兀的酸，全然没有老家院子里那棵树上结的果子那种复杂而醇厚的底蕴。我于是才明白，我怀念的，不只是那一口酸涩，更是那棵树所承载的一整个秋天，那份从枝头到舌尖，再从舌尖到心

爷爷的豆腐坊

那是我童年里最安详的催眠曲。在磨声里，窗外的星子一颗颗黯淡下去，灶膛里的火苗却一点点亮起来。

待满屋都浮荡着那暖烘烘的豆香时，最神圣的时刻便来临了——点卤。爷爷此刻，像一位即将祈雨的巫师，敛容屏息。他那双整日与粗活为伍、青筋凸起的大手，在此时却变得异常轻柔而精准。卤水，是豆腐的魂，多一分则太硬，失其温润；少一分则太嫩，不成形状。他缓缓地将卤水点入温热的豆浆，勺子轻匀地搅动着，眼神专注得能滴出水来。奇迹就在这静默中发生：原本浑然一体的豆浆，开始分化，析出清冽的汁水，而豆的精华，则如云朵、如絮雪，缓缓凝聚、沉淀。这哪里是在做豆腐，这分明是一场关于“凝聚”与“成全”的、最朴素的哲学演示。

压制成型后的豆腐，温婉地卧在木格里，像一块方方的、新落的雪。爷爷用刀将其划成方正正的一块块，那刀锋过处，露出里面细嫩如玉的肌理。乡人们循着香味来了，递过几枚温热的硬币，或用新摘的蔬菜来换。爷爷从不言语，只挑一块最完整的，用新鲜的荷叶托了，递过去。那交易里，没有斤斤计较的声响，只有相视一笑的默契和满屋豆香里包裹着的、妥帖的人情味儿。

那时我懂不了，只觉得爷爷的豆腐好吃。许多年后，当我在远离故乡的钢铁城市里，嚼着超

满树的金黄纷纷扬扬地飘落，厚厚的落叶铺成了金色的地毯，显得富丽堂皇，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脆响，灿烂悦耳。

霜降好似一把锋利的裁刀，把秋与冬的衣角“唰”地剪开，天气便从温顺陡然变得乖戾。它让清晨的北风一夜之间学会凌厉，吹得草叶噤声、窗棂颤抖；又让午后的阳光保留夏末的余威，像回光返照般倾泻下来，滚烫得令人恍惚。于是，同一天里，早晚是冷冽的冬，正午是炽烈的夏，季节被折叠成薄薄一层，贴在每个人的皮肤上，忽而冰，忽而火，仿佛天空在练习变脸，尚未掌握分寸。

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汤食的频率日渐增多，红枣鸡汤、萝卜排骨汤，热气腾腾地上桌来，还未入口，先暖了心房。赣南、广东等地有霜降时节吃糯米糕的习俗，用冬瓜、花生、枣等作为馅料，蒸好糯米糕上桌，满屋清香。客家人群的赣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腌制腊肉，他们将草鱼对半切除去内脏，放入锅中并加入白酒，浸泡之后，将盐直接涂在鱼肉上，从鱼嘴处拴细绳挂在屋檐下晒干，一直挂到春节家宴才上桌。

霜降了，冬天也就不远了。自然界的轮回，从不因人的意愿而加快或延缓脚步。赣南的山川田野，在这渐渐泛白的时节，显得格外宁静而深沉，仿佛一位岁月智者，默然注视着人世间的忙碌与变迁。

头，这样完整的生命历程。

前些年回去，见那棵老树依旧立在原地，只是枝干更显苍黑了些。秋风又起，满树的红果依旧，只是树下少了扑打的竹竿，少了捡拾的孩童，也少了那个在井边搓洗果子的、安详的身影。我独自站在树下，仰头望着那一片熟悉的、燃烧般的红色，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触动。

这山植树，年复一年，立于秋霜之中。它不曾言语，却仿佛说尽了一切。它告诉我，生命的滋味，本就是甜与酸的糅合。那初入口时的酸涩，是岁月里的艰辛与磨砺，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细细品味后，回甘便从舌根下悄然泛起，那是历经风霜后，沉淀下来的智慧、温情与释然。这像极了我们的人生，少年时，总觉得世事多艰，满口酸涩，迫不及待想要逃离；待到中年，尝遍了百味，才懂得那最初的酸楚里，竟藏着最纯粹的养分，它砥砺了我们的志心，丰盈了我们的灵魂。

我默默地捡起几颗被风吹落的果子，放进衣袋里。这故园的红，这秋日的信物，我要带到我那远在千里之外的城中去。不为品尝，只为在某个疲惫的、失了味道的午后，能摸一摸这冰凉而坚实的红，便仿佛又能看见老家院子里，那棵立在秋风斜阳里的树，看见那满枝丫的红宝石，如何静默地，将岁月的酸与甜，一并酿成了沉甸甸的、足以慰藉一路风霜的、生命的醇浆。

市中机器量产、包装精美的豆腐，却再也尝不出那缕魂魄时，我才恍然惊觉。

爷爷守着的，哪里只是一间豆腐坊。他守的，是一种“慢”，是豆子在山泉里一夜安然的浸泡，是石磨千百圈不厌其烦的吟哦，是卤水在时间里恰到好处地点化。他将光阴、耐心和匠心，一同磨碎，点进了一方方最普通的豆腐里。这豆腐，便不再是果腹之物，而是土地的馈赠，是时间的艺术，是手掌温度与自然法则最和谐的共鸣。

前年归乡，那老屋早已拆了，原地立起一幢贴着白亮瓷砖的新楼。村里人说，现在都吃机器豆腐，快，也便宜。我仁立良久，风中再也捕捉不到那一丝熟悉的豆腥气。

我忽然想，爷爷那间豆腐坊，或许从未消失。它只是被拆建在了我的心里。每当我在这快得让人眩晕的世间感到惶惑时，便会在心底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走进去，看那石磨依旧悠悠地转着，看那灶火依旧柔柔地燃着，看爷爷沉默的背影和他点卤时那神圣的专注。

于是，我便知道，在这世间，总有些东西，是机器与速度无法替代的。譬如那一方豆腐的温润，譬如那千百圈磨盘的耐心，譬如那份沉默的、却足以滋养一生的乡愁。

那坊子，其实一直都在。它是我灵魂深处，最后一点柔软的、固执的、人间的烟火气。

